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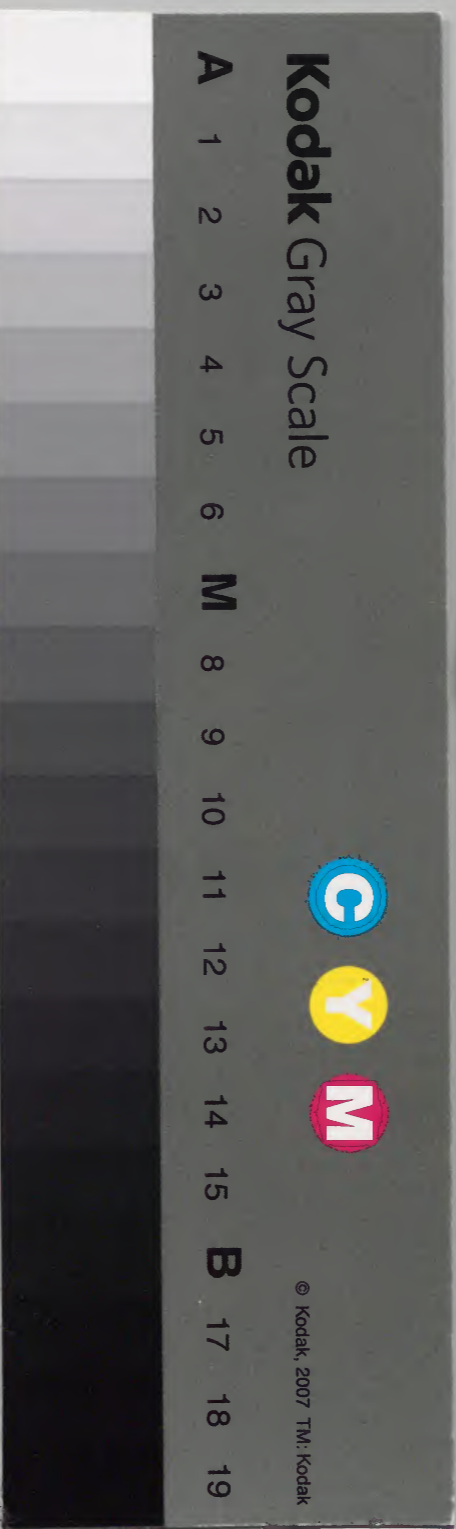
三國志

魏志

卷二十七之
三十

終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71)
函號	別 10 1



魏志卷二十七

淺草文庫

晉陳壽撰

徐邈

胡質

子威

王昶

王基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為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為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

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慎
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爲南安文帝
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
稱賜爵關內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
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
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
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
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
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
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

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
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
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歛民間私杖藏之府庫然
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
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討叛
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與羌
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
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
子衣食不克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
州界肅清正始元年還爲大司農遷爲司隸校尉百寮

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爲光祿大夫數歲卽拜司空邈歎
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
固辭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禮
葬諡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
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
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
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
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
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游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
而在孫禮盧毓先爲豫州刺史其甚有治功卒官

魏名臣
奏載黃

門侍郎杜恕表稱韓觀王觀信

有兼才高官重任不但三州

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

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
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
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
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
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
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
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
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

江淮間仕州郡蔣濟為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
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
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案胡氏譜通達名敏以方正徵太祖即召質
為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
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
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為丞相東
曹議令史州請為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
遼見刺史溫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
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
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為

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

隙睚五賣反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

復與周平虞預晉書曰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夫子陟字元夏陟及二弟韶茂皆擢解

見稱並有器望驛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謂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見卿卿為曰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自詣陟兄弟與共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君三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陟少出仕宦歷職內外泰始初為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陟以在魏已為大臣非佐命之數懷遜讓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終始全潔當世以為美談韶歷二官吏部郎山濤啓事稱韶清自外孫世祖姑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茂拒而不荅由是見怒元康元年楊駿被誅愷時為尚書僕射以太祖辟茂駿之姨弟陷為駿黨遂枉見殺衆咸冤痛之

魏志卷之二十一 傳
為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為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
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
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
即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眾無入家者
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
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
皆以為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為
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
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
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

無事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
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
陵亭侯邑百戶諡曰貞侯子威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
行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威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

晉陽秋曰威字伯虎少有志尚厲操清白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威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廡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絹一匹為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旅進道往還如是質帳下都督素不相識先其將歸請假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為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又少進飲食行數百里威疑之密誘問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絹荅謝而遣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宰牧晉武帝賜見論邊事語及平生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

不如也帝曰以何為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官至前將軍青州刺史太康元年卒追贈鎮東將軍威弟熙字季象征南將軍威子奕字次孫平東將軍金以潔行垂名有殊績

歷三郡守所在有名卒於安定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案王氏譜昶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郭林宗傳

曰叔優季道幼少之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

代郡太守少與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宮昶為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

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勤勸百姓

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

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為魏承秦漢之弊法制

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

可得也乃著治論畧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

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孫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還相生若

循環之無窮青龍中奏之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

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

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實身全

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

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

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

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也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肯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身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

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已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旬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國語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庾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也擊之以杖折其委筭出松之案對秦客者范變也此云范旬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卻為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

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
 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
 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
 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
 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
 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
 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臣
 之以為援之此誠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訓也凡道人
 過失蓋謂居室之愆人未之知則由已而發者也若乃
 行事得失已暴於世因其善惡即以為誠方之於彼則
 有愈焉然援誠稱龍伯高之美言桂季良之惡致使事
 徹時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
 大於此與其所誠自相違也

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
 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
 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
 不如默而自脩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
 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
 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
 為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
 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
 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為炯戒然所汙染固踈衆
 矣可不慎與

世語曰黃初中孫權通章表偉以白衣登
 江上與權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故誅

之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
縣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為吾亦不願也今
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為名守慎為稱孝悌於閨門
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
穎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弘曠不足輕
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
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伯益名奔郭嘉之子北海徐偉長不
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所有是非則
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
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

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

之臣松之以為文舒復擬則文淵顯言人之失魏諷曹

偉事陷惡逾著以為誠差無可尤至若郭伯益劉公
幹雖其人皆往善惡有定然既友之於昔不宜復毀之
於今而乃形于翰墨亦傳後葉於舊交則違義要之義
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夫鄙懷深所不取善乎東
方之誠子也以首陽為拙柳下為工寄旨古人無傷當
時方之馬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
不亦遠哉

讓處不避澆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

遵之昭先名嘏別傳曰嘏樂安博昌人世為著姓夙智

早成故鄉人為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父旌字子
旗以至行稱漢末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
博昌聞旌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旗天下賢人也今
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
郡益招舉孝廉歷醴棗祝阿令嘏八歲喪母號泣不絕
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年十四始學
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羣言無不綜

覽於時學者號之神童遂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
魚貴數倍蝦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
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十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蝦
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還取本價比居擅耕蝦地
數十畝種之人以語蝦蝦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
慙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蝦質之然後意厭其子弟
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邪其
禮教所化率皆如此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蝦應其
舉為臨菑侯庶子相國東曹屬尚書郎文帝時為黃門
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懷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
其淑慎累遷東平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
教般為人淳粹禮悌虛已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脩身
履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三
十八篇凡四萬餘言蝦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
河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秘書以貫羣言
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
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
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

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
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青龍四年詔
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
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脩密靜乾乾不解志尚在
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
馬宣王以昶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選征
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昶以為國有常衆戰無
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苑去襄陽三百餘里諸
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
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宣王

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畧五事其一欲
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脩庠序其二欲
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
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
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耻不使與百
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
叙儲穀畜帛及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
昶以爲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
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
之聖主明於任賢畧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摠

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二年昶奏孫
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帝夷陵之
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
也乃遣新城太守州叅襲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
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絹爲橋渡水擊之賊奔南
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
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
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
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
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曼収其甲首旗鼓珍寶

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母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昶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諡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為越騎校尉

案晉書渾自越騎入晉累居方任平吳有功封一子江
凌侯位至司徒渾子濟字武子有雋才令望為河南尹
大僕早卒追贈驃騎將軍渾弟深冀州刺史深弟湛字
處沖汝南大守湛子承字安期東海內史承子述字懷
祖尚書令衛將軍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將徐充二
州刺史昶諸子中湛最有德譽而承亦自為名士述及

昶之金顯重於世為時盛門
云自湛已下事見晉陽秋也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為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為別駕後又為秘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為中書侍郎明帝盛脩宮室百姓勞

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乂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

矣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爲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

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家爲河南尹未拜爽伏誅
基嘗爲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爲尚書出爲荊州刺史加
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
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
餘萬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
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
徧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脩學校
南方稱之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
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
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

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
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
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
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土化者益固
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
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
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司馬景王
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務
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
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

魏志卷三十一
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傳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
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高
貴鄉公卽尊位進封常樂亭侯毋丘儉文欽作亂以基
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
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
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羣聚耳若大兵臨逼必土
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懸於軍門矣景王曰善乃
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慄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
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
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

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畧民人又州郡兵家
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非重不敢
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
淮南非國家之有燕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
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
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
請乃聽進據潁水旣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之
久方今外有疆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
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
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

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
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
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
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
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
偪項儉衆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
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
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
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
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歛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吳遣

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
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
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
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
依險人心挫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
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
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
六軍文王勅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
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旣拔文王與基書曰
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米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

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邦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誠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謂挫威也文王乃正以淮南初定轉基

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秘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爲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卽尊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袁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於鎮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文王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

來指後由等竟不降

司馬彪戰畧載基此事詳於本傳曰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

烈表上吳賊鄧由李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將張吳鄧生并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大將軍司馬文王啓聞詔征南將軍王基部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荊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出箭谿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微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淋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之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眾饑餓覆軍上邽文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壽春身沒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眾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為多失之傷損威重文王累得基書意疑尋勅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文王曰昔漢祖欲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

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文王於是遂罷軍嚴後由等果不降 是歲基薨追贈司空

諡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著勲前

朝改封基孫廙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內侯晉室

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勲又治身清素不

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

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

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番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特

之彥士矣

魏志卷二十七終

魏志卷二十八

晉陳壽撰

王凌 命狐愚

毋丘儉

諸葛誕 唐谷

鄧艾 州泰

鍾會 王弼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為漢司徒誅董卓卓將李傕郭汜等為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凌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凌舉孝廉為發

于長 魏器曰凌為長遇事髡刑五歲當道掃除時太祖

也所坐亦公耳於是 稍遷至中山太守 所在有治太祖

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

漂至北岸凌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

成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

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

不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吳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凌

力戰決圍休得免難仍徙為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

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

義甚美初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竟豫繼其名跡

正始初為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

將全琮數萬眾寇芍陂凌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

連日賊退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

軍儀同三司是時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為兖州刺史

屯平阿舅甥益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為司空司馬

宣王既誅曹爽進凌為太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齊

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元

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凌又遣舍

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事勿為禍先

廣言春秋

春秋

曰凌愚謀以帝幼制於疆臣不堪為主楚王彪長而才
 欲迎立之以興曹氏凌使人告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
 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治丁畢桓鄧
 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象莫之從也雖勢傾四海
 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之莫或之哀
 失民故也今熱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推用賢能廣
 勝已脩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用賢者
 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為先父子兄弟握兵
 晏未易亡也凌不從臣松之以為如此言之類皆前史
 所不載而猶出習氏且制言法體其十一月愚復遣式
 不似於昔疑悉鑿齒所自造者也

詣彪未還會愚病死
魏書曰愚字公澄一名凌黃初中
 有勳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帝怒械繫愚免官治罪詔
 曰凌何愚遂以名之正始中為曹爽長史後出為兖州
 刺史魏畧曰愚聞楚王彪有智勇初東郡有譎言云
 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象馬皆應明日見其
 迹大如解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譎言曰馬素羈西南
 馳其誰乘者悉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思與王凌陰謀

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言使君謝王天事不可
 知願王自愛彪亦陰知其意答言謝使君知厚意也

二年熒惑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
魏畧曰
 凌聞東

平民浩詳知星呼問詳疑凌有所挾欲悅其意不言
 吳當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也今吳楚同占當有王者
 興故凌三年春吳賊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
 計遂定

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
 告兖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宣王
 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東使
 為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
 出迎宣王遣掾王或謝罪還印綬節鉞軍到丘頭凌面
 縛水次宣王承詔遣主簿解縛反服見凌慰勞之還印

授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還京都凌至項飲藥死魏暴

與太傅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遲
於相見身首分離不以爲恨前後遣使有書未得還報
企踵西望無物以譬昨遣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
頭且發於浦口奉被露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况累紙
誨示聞命驚愕五內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又忝
朝恩歷試無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有關廢中心犯
義罪在二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
橫蒙視息復覩日月亡甥令孤愚攜惑羣小之言僕節
時啊抑使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鑒夫非事無
陰卒至發露知此梟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
也又重曰身陷刑罪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頃至當
如詔書自縛歸命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
傅使人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怙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
船自趣太傅太傅使人遂止之往船淮中相去十餘丈
凌知見外乃遙謂大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
至邪而乃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
凌曰卿負我太傅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
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

到項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邪遂自縊
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其
年八月太傅有疾夢凌達爲瀆甚惡之遂薨
壽春張式等皆自首乃窮治其事彪賜死諸相連者悉

夷三族魏畧載山陽單固字恭夏爲人有器實正始中

別駕固不樂爲州吏辭以疾愚禮意愈厚固不欲應固
母夏侯氏謂固曰使君與汝父父善故命汝不止汝亦
故當仕進自可往耳固不獲已遂往與兼治中從事楊
康爲愚腹心後愚與王凌通謀康固皆知其計會愚
病康應司徒召詣洛陽固亦以疾解祿康在京師露其
事太傅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固見太傅太傅問曰卿知
其事爲邪固對不知太傅曰且置近事問卿令狐及乎
固笑曰無而楊康白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
繫廷尉考實數十固故云無有太傅錄楊康與固對相
詰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
活邪辭定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相
見固見其母不仰視其母知其慙也字謂之曰恭夏汝

本自不欲應州郡也我強故耳汝為人吏自當爾耳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汝本意與我語固終不仰天不語以至於死初楊康自以白其事與得封拜後以爵顯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朝議咸以為春秋之義齊崔杼鄭面目以行地下也

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凌愚罪宜如舊典

乃發凌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

親土埋之于寶晉紀曰兗州武吏東平馬隆託為愚家客以私財更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柏一州

之士進弘華爵為鄉侯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

魏氏春秋曰廣字公淵弟飛鳥金虎命才武過人夫傳

嘗從容問蔣濟濟曰凌文武俱贈當令無雙廣等志力

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成人門宗矣魏未傳曰凌少字明山最知名善書多技藝人得其

書皆以為法走向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南枝低叩舉弓射之即倒追人乃止不測進羽山被親家

食親家告吏乃就執之

毋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為武威太

守伐叛柔服開之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

及討叛胡有功封高陽鄉侯魏名臣奏載雍州刺史張既表曰河右遐遠喪亂

久武威當諸郡路道喉轄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毋丘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為

官效用黃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與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為將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

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踰嶺張掖

濟拔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睦張掖番和驪軒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興皆安郵使盡力田興每所

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吏殿下即位留心萬幾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錄巨入為將作大匠儉襲父爵為平原

侯文學明帝即位為尚書郎遷羽林監以東宮之舊甚

見親待出為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
 臣愚以為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
 賊不滅士民饑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荊州刺史
 青龍中帝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為幽州刺史加度
 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
 隧布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眾王護
 留等昔隨袁尚奔遼東者率眾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
 弟阿羅槃等詣關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為侯王賜
 輿馬繒采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帝
 遣太尉司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眾數萬討淵定遼東

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食邑三千九百戶正始中儉以高

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

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梁音渴

宮連破走儉遂束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

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臣松之按東夷傳沛者句驪國

名之官宮不從其言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

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

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六年復征

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世語曰頎字孔碩東萊人

晉永嘉中大賊王彌頎之孫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

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
 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漑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
 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為鎮南將軍諸葛誕
 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為鎮南都督豫州儉
 為鎮東都督揚州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
 欽禦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初儉與夏
 侯玄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
 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
 然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
 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

之分儉欽喜以為已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
 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
 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為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為盟分老
 弱守城儉自將五六萬眾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
 外為游兵儉欽等表曰故相國懿臣輔魏室歷事忠貞
 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託之任懿戮力盡節
 以寧華夏又以齊王聰明無有穢德乃心勤盡忠以輔
 上天下賴之懿欲討滅二虜以安宇內始分軍糧克時
 同舉未成而薨齊王以懿有輔已大功故遂使師承統
 懿業委以大事而師以懿有輔已大功故遂使師承統
 無有臣禮朝臣非之義士譏之天下所聞其罪也懿
 造計取賊多春軍糧克期有日師為大臣當除國難又
 為人子當卒父業哀聲未絕而便罷息為臣不忠為子
 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東關坐自起眾三征同進喪眾
 敗績歷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
 離其罪三也賊舉國悉眾號五十萬來向壽春皆諸將

陽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乃杜塞要險不與爭鋒還圍
 新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晝夜相守勤瘁百身死者塗
 地自魏有軍已來為難苦甚莫過於此而師遂意自由
 不論封賞權勢自在無所顧錄其罪四也故中書令李
 豐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
 載尸埋棺豐等為大節欲議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
 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歎說齊王自堪人主君
 臣之義定奉事以來十有五年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
 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姦惡人神所不佑廢君主
 加之以罪孚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
 羣臣皆怒而師懷忍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光祿夫
 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彊催
 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癩而師稱慶反以歡喜其罪七
 也陛下踐阼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從省約天下聞之
 莫不歡慶而師不自改悔脩復臣禮而方徵兵募士毀
 壞宮內列侯自衛陛下即初不朝覲陛下徵兵募士毀
 舍以省其疾復拒不通不奉法度其罪八也近者領軍
 許允當為鎮北以厨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
 道路餓殺天下聞之莫不哀傷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
 朝闕廢多選精兵以自衛衛五營領兵闕而不補多載

器杖充聚本營天下所聞人懷憤怨為言盈路以疑海
 內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占高第以空虛四表欲擅置
 勢以逞姦心募取屯田加其復賞阻兵安恐壞亂舊法
 合聚諸藩王公以著艱欲悉誅之一旦舉事廢主天不
 長惡使司腫不成其罪十一也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
 武皇帝征討凶暴獲成大功與高祖文皇帝即受漢禪
 開國承家猶堯舜相傳也臣與安豐護軍鄭翼廬江護
 軍呂宣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
 等議各以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軀命以完全社稷
 安主為效斯義苟立雖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恨也
 按師之罪宜加大辟以彰姦惡春秋之義一世為善十
 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師以侯就第
 弟昭忠肅寬明樂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誠為國
 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師輔導聖躬太尉孚
 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以保傅護軍散騎常侍望忠公
 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輿有宿衛之功可為中領軍春
 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石碣戮子季友鳩兄上
 為國計下全宗族殛繇用禹聖人明典古今所稱乞陛
 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議臣言當道使師遜位避賢者
 罷兵去備如三皇舊法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勢持眾不

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行惟命是授臣等今日
 所奏惟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遠絕亡之禍
 百姓安全六合一體使忠臣義士不愧於三皇五帝耳
 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
 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謹具以狀聞惟陛下愛養
 精神明慮危害以寧海內師專權用勢賞罰自由聞臣
 等舉衆必下詔禁絕關津使驛書不通擅復徵調有所
 收捕此乃師詔非陛下詔書在所皆不得復承用臣等
 道遠懼文書不得皆通輒臨時大將軍統中外軍討之
 賞罰以便直從事須定集上也
 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
 胡遵督青徐諸軍出於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大將軍屯
 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
 皆堅壁勿與戰儉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
 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

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大將軍遣兖州刺史鄧艾

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大將軍尋自

洙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乃

引還魏氏春秋曰欽中子傲小字鴛年尚幼勇力絕人

爽攻軍帥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期

不應會明欲退欽亦引還魏末傳曰殿中人性尹字

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軍將俱行大目

知大將軍一日已突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

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昔為文欽所信乞得追解

語之今還與公復好大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
 被鎧實追文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謬言君
 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
 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
 馬師作逆不顧上天不佑汝乃張弓傳矢欲射大目
 大目涕泣曰世事大將軍縱驍騎追擊大破之欽遁走
 敗矣善自努力也

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衆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傳首京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為儉欽所迫脅者悉歸降欽與郭淮書曰夫伯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此遠近所知後以勢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後可為痛心奈何奈何公侯恃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壽痛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事竟不就復受誅夷害及楚三想甚追恨太傅既亡然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害暴日月滋甚放主殺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遂至篡弒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事君有節忠憤內發忘饒與食無所吝顧也會母丘子邦自與父書騰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唯須東問彭響相應問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顧妻孥之痛即與母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京師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魯望

高子不足喻急夫當仁不讓況救君之難度道遠艱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同禍福已連非言節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耻公侯所賤賈豎所不忍為也況當塗之士邪軍屯什頃小人以閭月十六日別進兵就於樂嘉城討師師之徒衆尋時崩潰其所斬截不復訾原但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母丘不復詳之更謂小人為誤諸軍便爾瓦解毋丘還走追尋釋解無所及小人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毋丘進兵討之即時克破所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春復走狼狽墮閱無復他計惟當歸命大吳借兵乞食繼踵伍員耳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之讐永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佑念也想必公侯不使程嬰杵臼擅名於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大吳敦崇大義深見愍悼然僕於國大分連接遠同一勢日欲俱舉分中國不願偏取以為已有公侯必欲共忍師會懷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已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爾乃可克定師黨耳深思鄙言若愚計可從宜使漢軍克制期要使六合校考與周召同封以託付兒

孫此亦非小事也。大文夫寧處其落落，是以遠呈忠。心時望嘉應。時郭淮已卒，欽未知故。有此書。世語曰：母丘儉之誅黨，與七百餘人。傳侍御史杜友治獄，惟舉首事十人。餘皆奏散友。字季子東郡人。仕晉，冀州刺史。河南尹子默，字世玄。儉子甸為治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歷吏部郎、衛尉。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別攻下之。夷儉三族。世語曰：甸字子邦，有名京邑。齊王之廢也，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寧，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大將軍，惡其為人也。及儉起兵，問屈穎所在，云不來，無能為也。儉初起兵，遣子宗、四人入吳。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中國。宗字子仁，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與，巴東監軍，益州刺史。習鑿齒曰：母丘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為此役。君子謂母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為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母丘儉，可謂能不愧也。欽

三入吳吳以欽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

欽降吳，表曰：稟命不幸，常隸魏國。兩絕於天，雖側伏隅，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滑天，作逆廢害。二主卒，癸高莽，惡不足喻。欽累世受魏恩，烏鳥之情，竊懷憤踊。在三之義，期於弊仆前與母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掃除凶孽。誠臣懷悽愚管，所執智慮淺薄，微節不勝。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俯仰靡所自厝，思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慙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魏書曰：欽字仲若，譙郡人。父穆，建安中為騎將，有勇力。欽少以名將子材武見稱。魏諷反，欽坐與諷辭語相連，及下獄，棘笞數百，當死。太祖以穆故赦之。太和陵上不奉官法，輒見奏，遣明帝。抑之後復以為淮南牙門將，轉為廬江太守。薦揚將軍王凌奏欽貪殘，不宜撫邊，求免官治罪。由是徵欽還。曹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治。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好自矜伐，以壯勇高，人頗得虛名。於三軍曹爽誅後，進欽為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諸葛誕為揚州刺史，史自曹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誕相惡，無所與謀。會

謾去兵母丘儉性乃陰共結謀戰敗走晝夜間行遁者不及遂得入吳孫峻厚待之欽雖在他國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朱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惟峻常左右之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書郎

為榮陽令魏氏春秋曰誕為郎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

救杜侯誕飄于岸絕而後蘇入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

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僚

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

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脩浮華合

虛譽漸不可長明帝惡之免誕官世語曰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

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玄請四人為四聰誕備入人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孫資子密吏部尚

書備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勢位容之會帝崩為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構長浮華皆免官廢錮

正始初玄等並任職復以誕為御史中丞尚書出為揚

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凌之陰謀也太傅司馬宣王潛

軍東伐以誕為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

陽亭侯諸葛恪與東關遣誕督諸軍討之與戰不利還

徙為鎮南將軍後母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

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大將軍司馬

景王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

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

破城門出流逆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父在淮南乃復

以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呂
 據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帥衆將欽徑至壽春
 時誕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
 斬贊傳首収其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爲
 征東大將軍誕既與玄颺等至親又王凌毋丘儉累見
 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衆心厚養親附及揚
 州輕俠者數千人爲死士魏書曰誕賞賜過度有甘露
 犯死罪者虧制以活之
 元年冬吳賊欲向徐場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
 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
 南朝廷微知誕有自疑心以誕舊臣欲入度之二年五

月徵爲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

州刺史樂綝殺之

世語曰司馬文王既秉朝政長史賈
 充以爲宜遣參佐慰勞四征於是遣

充至壽春克還啓文王誕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
 今徵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遲禍大乃以爲司空書
 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支舒後今便爲司空不遣使者
 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爲乃將左右數百
 人至揚州揚州人欲閉門誕叱曰卿非我故吏邪徑入
 綝遂上樓就斬之魏末傳曰賈克與誕相見談說時
 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爲云
 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
 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克默
 然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宴呼牙門徒兵皆賜酒
 令醉謂衆人曰前作千人鎧仗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
 洛不復得用欲暫出將見人游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
 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
 言曰當還洛邑暫出游戲揚州何爲閉門見備前至東
 門東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
 其府庫遂殺綝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

史樂緒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
曰又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念緒不忠亂將步
騎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討緒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
君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有
目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知乞朝廷
察臣至誠臣松之以為魏未傳所言率皆鄙陋疑誕
表言曲不歛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
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
長史吳綱將小子覲至吳請救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
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傳
於臨湘為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
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
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不答曰即
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
孫吳人大喜遣將全憚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萬眾密
與支欽俱來應誕以誕為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

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至督諸軍圍
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眾突入
城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
二十六萬眾臨淮討之入將軍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
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壘壘甚峻又使監軍右
苞兖州刺史州泰等簡銳卒為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
犯圍逆擊走之吳將朱異再以大眾來迎誕等渡黎漿
水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而殺之
城中食轉少外救不至眾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
爪牙計事者也棄誕踰城自歸大將軍

漢晉春秋曰蔣班焦彝言於諸

葛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
東外以發兵爲名而內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今宜
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而雖不能盡
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又矣未有難
北方者也況公今舉十餘萬之衆內附而欽與全端等
皆同居死地笑兄弟俱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
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
一年勢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
而望也班壽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二人 大將軍乃
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

使反間以奇變說全惲等惲等率其衆數千人開門來

出城中震懼不知所爲三年正月誕欽咨等大爲攻具

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 漢晉春秋曰文欽曰

出而走全端全惲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圍上

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

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壑復還入城城內食轉竭降出

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

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

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鴛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

勒兵馳赴之衆不爲用鴛虎單走踰城出自歸大將軍

軍吏請誅之大將軍令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

戮然鴛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

鴛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文欽之子猶

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鴛虎爲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內

喜且擾又日饑困誕咨等智力窮大將軍乃自臨圍四

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
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
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
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干寶晉紀曰數百人投手
為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
不憂至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謹曰大丈夫受命其
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胃
而死唐容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眾器仗軍
實山積初圍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大將軍以為城固
而眾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
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吾當以
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

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竟不煩攻而克晉書

曰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築圍
也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凡三踰
月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誕子覲字仲思吳平還
晉覲子恢字道明位至高書令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
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逾吳兵室家在江
南不可縱宜悉坑之大將軍以為古之用兵全國為上
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弘耳
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唐容本利城人黃
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容為主文帝遣諸軍討
破之容走入海遂亡至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欽
屠戮容亦生禽三叛皆獲天下快焉傳子曰宋建推牛
薦養終自焚滅文

欽日祠祭事天斬於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臨祀
 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為明鑒也
 拜客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吳眾悅服江東感
 之皆不誅其家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為誕所脅略者惟
 誅其首逾餘皆赦之聽鴛虎收斂欽喪給其車牛致葬
 舊墓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懷矣夫建業者異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併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六虜吳眾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喪王墓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鴛葬欽忘壽昔之隙不咎誕眾使揚士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聖既敷文筆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喪王墓語在墓傳鴛一名倣晉諸公贊曰倣後為將軍破涼州虜名聞天下太康中為東夷校尉假節當之職人辭武帝帝見而惡之託以他事免倣官東安公孫諸葛誕外孫欲殺倣因誅楊駿証倣謀逆遂夷三族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徙汝南為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言文為世範行為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為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怡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竒之辟之為掾世語曰鄧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謂者陽翟郭玄信武帝監軍郭誕元奕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在家從典農司馬求入御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為佐相艾後為遷尚書典農功曹奉使詣宣王由此見知遂被拔擢

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
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
澆溉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
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
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
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
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
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
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
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
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
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艾所建也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
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又曰
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
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
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
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
屯六十里艾卽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
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

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疆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玃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寢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勲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久已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金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没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雷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没而敗况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

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方城亭侯母丘儉作亂遣健步齋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逐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

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點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

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
之甘露元年詔曰途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
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
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
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子忠爲亭侯二年拒
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凡六千六
百戶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却保沓中四年秋詔
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
綏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合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
王頌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
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
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
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却還三十里
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
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劔閣鍾會攻維未能克
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
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
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
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
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

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絲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香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羣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絲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驩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擐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遺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

巴蜀雖白起破彊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勲也其以艾為太尉增邑二萬

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

袁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

弱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之危險鍾會

以二十萬眾留劔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饑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久矣故功

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滅蜀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之慮在於時立功以自存大國

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

成功之後成懼之時也

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

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

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

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金作舟船

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

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

禪於京都吳以為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

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

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宮舍爵其子為公

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

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

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

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

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

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

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自艾所作悖逆變業以結詔書檻車徵艾魏氏春秋曰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艾

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過於縣竹

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漢晉春秋曰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續不進

由之辱矣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聖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其身而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候駕而謝世語曰初

師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皮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

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

克蜀殆不還乎艾撫然不樂荀綽冀州記曰邵起自幹太守中子敞大司農少子倩字君幼寬厚有器局勤於

當世歷位州刺史太子右衛率翰子俞字世都清貴貴素辯於論議深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稍歷顯位至侍中中書令遷為監臣松之按

蹇彖辭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秦始元年晉室踐阼詔曰昔太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衆

東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爲惡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
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三年議郎段灼上
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
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
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
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脩治備守積穀彊兵值歲凶
旱艾爲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
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
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
擊多摧破彊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

受命忘身東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衆乘勢使
劉禪君臣面縛又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
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
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
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
疑頭縣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
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叙用昔秦民
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立祠今天下
民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爲艾身首分離捐
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

閻棺定諡死無餘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為者寡而悅者衆矣九年詔曰艾有功勲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為郎中艾在西時修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世語曰咸寧中積射將見辭武帝問震所由進震自陳曾為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尋問艾震具申艾之忠言之涕泣先是艾孫朗為丹水令由此還為定陵令次孫千秋有特聖羌祿大夫王戎辟為掾永嘉中朗為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陽失火朗及母妻子舉室燒死惟子艾州里時輩南陽韜子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燒死

州泰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

南將軍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諡曰壯侯世語曰初荊州

刺史裴潛以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士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後歷兗豫州刺史所在有籌筭績效

鍾會字士秀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

會為其母傅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充成侯家脩身正行非禮不動為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孀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姪媛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荅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為鑒誠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

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聞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臣松之按鍾繇于時老矣而方納正室蓋禮所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之義也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為之出其夫人大后以爲言文帝詔繇復之繇志憤將引鳩弗獲餐椒致噤帝乃止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績書由是獲聲譽正始中以爲秘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世語

三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發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乏形於顏色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不敢贊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松曰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鼓二乃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真王佐材也松字叔茂陳留人九江太守邊讓外孫松弱冠有才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宣王命作檄及破賊作露布松從還宣王辟爲掾年二十四遷中書郎遂至太守松子濬字顯弘晉廷尉臣松之以爲鍾會名公之子聲譽夙著弱冠登朝已歷顯位景王爲相何容不悉而方於定虞松表然後乃蒙接引乎設使生不相識但見五字而便知可大用雖聖人其猶病諸而況景王哉高貴鄉公卽尊位賜爵關內侯母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文王爲

大軍後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中詔勅尚書傳報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爲內外之援令報率諸軍還會與報謀使報表止輒與

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爲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亭侯邑三百戶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爲司空時會喪寧在家策誕必不從命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會時遭所生母喪其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觀見規誨每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人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籍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以進足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時見見人精神不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忽思其戒是

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問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爲越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爲乘僞作詐未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爲人汝居心正吾知勉矣但當修所志以輔益時化承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夫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遇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賜贈喪事無巨細

魏書卷之三十九 傅

一皆供給議者以為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妣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殯及誕反車駕住項文王至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

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惲孫靜從子端翮緝等皆將兵來救誕惲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策密為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惲等說吳中怒惲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惲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由是垂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為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

府管記室事為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勲而推寵固讓辭指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為蜀可取豫共籌度地形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勅青徐兗豫荆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為將伐吳者四年秋乃下

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
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分從
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
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
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
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
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
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城輔圍
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
胡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
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
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劔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吏士民
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
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
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阼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
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
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
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
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
已是以命授六師冀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

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卽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若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畜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

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杜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且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宥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谷爲國大害叛主讐賊還爲戎首谷因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谷與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盛寵况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

能深鑿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
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
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歟若偷安
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
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鄧艾追
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僭道詣
緜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
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
從劔閣西徑出江由未二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
使章先發遂長驅而前會與緒軍向劔閣會欲專軍勢

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欲還軍悉屬會按百官名緒入晉為太常崇禮

衛尉子冲廷尉荀繹志州記曰冲子銓字德林玫字仁林並知名顯達銓志州刺史玫侍中御史中丞進

攻劔閣不克引退蜀軍但險拒守艾遂至緜竹大戰斬
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眾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
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
降遣使勅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郫縣令兵悉放器
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
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趣遣司馬夏
侯咸護軍胡烈等徑從劔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
爰彰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闔將軍王買等從

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爲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恃其衆方軌而西臣勅咸聞等令分兵據勢廣張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與陛下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首羣生義征不諛殊俗向化無思不

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後來其蘇義無以過會於是禁檢士衆不得鈔略虛已誘納以接蜀之羣司與維情好歡甚世語曰奔蜀蜀朝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家門京師後士有曰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漢晉春秋曰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旣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爲吳蜀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按習鑿齒此言非出他書故採用世語十二月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疆敵緘制衆城罔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

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
方隅清晏其以會爲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
人亭侯邑各千戶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

艾有反狀

世語曰會善效人書於劔閣要艾草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恃激多自矜伐又毀艾王

報書手作以疑之也

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文王懼艾或不從

命勅會益進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
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
艾旣禽而會尋至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
不可復爲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已手遂謀反欲使姜
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旣至長安

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
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文王書
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克將步騎萬人徑
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
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
大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
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
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
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
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班

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
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
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文王會請以自
隨任愛之建慙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
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丘
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楮楮與楮同數千欲悉呼外兵
入人賜白帟苦洽反拜為散騎以次楮殺坑中諸牙門親
兵亦咸說此語一夜傳相告皆徧或謂會可盡殺牙門
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
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會無督促之者而爭先

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仗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有頃
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
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
機以柱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
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
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既格斬維等赴
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晉諸公贊曰胡烈
兒名淵字世元
之孫也遵安定人以才兼文武累居藩鎮至車騎將軍
子奮字玄威亦歷方任女為晉武帝貴人有寵太康中
以奮為尚書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弟廣字宣祖少
府次烈字玄武泰州刺史次峻字玄嶷并州刺史廣字
喜涼州刺史淵小字鶴鵬時年十八既殺會殺父名震
遠近後趙王倫篡位三王興義倫使淵與張泓將兵禦

齊王屢破齊軍會成都戰克淵乃歸降伏法初艾為太尉會為司徒皆持節

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毓以四年冬薨會

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毅及峻

迎勅連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

祖父繇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勳饗食廟庭父毓

歷職內外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鬬氏之祀

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繇毓

之類吾有愍然峻迎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

邕息伏法或曰毓會密啓司馬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

可專任故宥峻等漢晉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答初毓曰若加卿言必不以及宗矣

文王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

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

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邪蜀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

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

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為敵禽耳惟

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

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辨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

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已破故也若蜀已破遺民

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

作惡祇自族滅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

魏志卷之八 傳 三

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
但可勅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
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
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
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
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

安會果已死感如所策按咸熙元年百官名邵悌字元伯陽平人漢晉春秋曰文王

聞鍾會功曹向雄之叔葬會也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

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同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

於法已備雄感義叔葬教亦無關法立於上教弘於下

於法已備雄感義叔葬教亦無關法立於上教弘於下

身之急難而有不起者乎故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

遺可謂也

明達也

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

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

及老子為尚書郎年二十餘卒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

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

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

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

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



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克裴
 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
 爽爽用黎於是以前補臺郎初除觀爽請聞爽為辱左
 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
 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雋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
 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為之歎恨弼在臺
 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向善論
 縱橫為當時所稱每與弼語嘗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
 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
 附會文辭不如向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
 笑人故時為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所長
 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
 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
 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
 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
 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
 注易頤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歲之
 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頤子之量
 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喪喪之不能無哀又嘗
 狹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嗚呼乃知自然之不

可革尺下之量雖已定乎質體之內然而隔喻旬朔何
 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頤子可以無大過矣弼
 註老子為之指略致有理統註道略論註易往往有高
 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嘗云見弼易註所悟者多
 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
 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
 免其秋遇瀉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
 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為高識所惜如此孫盛曰
 易之為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
 之注解殆皆妄也况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者
 乎故其叙浮義則麗辭益日造陰陽則妙曠無間至於
 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
 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博物記曰初
 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荆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
 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凱生業業即劉表
 外孫也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蔡二後相
 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書悉入業業
 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子宏字正宗司隸校尉宏弼之
 兄也魏氏春秋曰文帝
 既誅粲二子以業嗣粲

評曰王凌風節格尚母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
 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
 不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艾矯然
 疆壯立功立事然闇於防患咎敗旋至豈遠知乎諸葛
 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史記曰越
 中國爭疆當楚威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云
 越王不納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
 之如目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
 知晉之失而不自知越之失是目論也

魏志卷二十八終

魏志卷二十九

晉陳壽撰

華佗

吳普
樊阿

杜夔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辛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專

臣松之案古數字與
專相似寫書者多不

能別尋侗字元化
其名宜為專也

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

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

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
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
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
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
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剗割
者便飲其麻沸散須更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
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
自寤一月之間卽平復矣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
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
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

卽愈

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

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卽作
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
佗言 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

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
實故治之宜殊卽各與藥明旦並起 鹽漬嚴昕與

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
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
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故督郵頓子
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脉曰尚虛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內

卽死臨死嘗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
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 督郵徐毅

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
便苦欬嗽欲臥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
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 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

得疾下利常先啼口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
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
丸十日卽除 彭城夫人夜之廁蠶螫其手呻呼無

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
湯湯令煖之其旦卽愈 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

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
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
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

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
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
家蒜壘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卽如佗言立吐
地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逾見自
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
縣此地輩約以十數 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爲其人
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

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
曩患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

佗云君病甚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
君恐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剗裂士大夫不耐痛
瘡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廣陵

太守陳登得病胃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
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先
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
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
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 太

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

佗針鬲隨手而差 佗別傳曰有人病兩脚攣不能行舉

復須看脉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

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灸處夾脊

一寸上下行端直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脉曰傷娠而

胎不出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

也將軍以為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

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

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

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

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

魏志卷三十九 傳
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
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許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
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
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恒事攻治可延歲月佗父遠家思
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
不反太祖累書呼又勅郡縣發遣佗情能厭食事猶不
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
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
荀彧謂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舍宥之太祖曰不憂
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

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
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
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
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
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初軍吏李成苦欬嗽晝夜
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臃欬之所吐
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
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
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
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

謂成曰卿今疆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臣松之案古語以藏為去

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為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

故到譙適值佗見收怒怒不恐從求後十八歲成病竟

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佗別傳曰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說中

平日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脈之候其驗若神瓊歟劉勳為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瘻而不

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稀糲黃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

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

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錘

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二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

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能舉目不能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

匝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合弟子數人以鍍刀決脈五

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而飲以亭

歷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

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半旦用寒水及灌云當滿

百餘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

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

温淋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

半切痛十餘日中鬚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割腹養

治也使飲藥令臥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語普

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

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

為導引之事熊頸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

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日虎二日鹿三日熊四日猿

五日鳥亦以除疾金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
 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
 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
 咸言背及胃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
 背入一二寸巨闕胃藏針丁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
 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
 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
 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
 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佗別傳曰青黏者一名地
 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
 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
 輒語阿阿又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疆盛怪之

黃阿所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存大
文帝典論論節儉等事曰穎川節儉能辟穀餌伏
 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禱導之
 術並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
 暉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後始來
 眾人無不鴟視很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為
 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禱導之
 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關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
 逐聲乃至於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
 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
 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
 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
 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惟一人哉東阿王作
 辯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
 有左慈陽城有卻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
 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
 之徒接好究以欺眾行妖愚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
 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美飛
 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
 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

海島難得而游六轍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
非常之語余常試卻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
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
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脩房內之術差可
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
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常辟
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
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
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扇腰
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域兒生學背出
脾欲其食少而駑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
煮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鯉游行沉浮有若處
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
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
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
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樂大之徒也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為雅樂郎中平五年疾
去官州都司徒禮梓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

孟曜為漢王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
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
止後表于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為軍謀祭酒參太樂事
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
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
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
夔摠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
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黃初中為太樂令協律都
尉漢鑄鍾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為
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鍾其聲韻清濁多不如法數

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
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鍾雜錯更試然知夔為精而玉
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為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
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
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繫夔使願等就學夔自謂所習
者雅仕宦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
張泰桑鵠各至太樂丞下邳陳頌司律中郎將自左延
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時有扶
風馬鈞
巧思絕世傳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
豫不自知其為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
乎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
舊綾機五十綜者一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

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
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
者又焉可以言校也先生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驥
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
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
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
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虛爭空
言不如試之易効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
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
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地可以為園患無水以灌之
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
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
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
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
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
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
磨闢鷄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
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
人之於樓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
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斷縣石飛擊

蔽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甌甃數十飛之數百
 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
 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為難得其要言之不已
 傅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
 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為不屈
 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矣夫巧則不得下
 事也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爭
 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
 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同傅子曰聖人具體備
 物取人不一以揆也有一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
 以事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
 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
 是也以事取之者若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
 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其所以然則試與季以政
 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况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
 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
 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
 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
 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已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
 以御難盡之物此所以多上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

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
 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妬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
 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為衡石廢衡石而
 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詆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
 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
 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况幽深
 之才無名之樸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
 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
 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為侍中馬先生
 雖給事省中俱不與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
 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
 安鄉侯者曹羲也武安侯者曹爽也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
 為魏公聞之召為郎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
 人文帝問已年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
 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

九位爲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
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
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
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
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
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
事付鍾君吾時喟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意此子竟
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處追思建平
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
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
之果崩夏侯威爲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
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
素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具請紀綱大吏
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
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爲
侍中直省內歛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
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
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
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
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金

以爲不愈蕭夫人問以遺言蕭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
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蕭竟卒建平又善相馬
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
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醫文帝膝帝大怒卽便殺
之建平黃初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
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
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
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虵生四足穴居門中
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

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虵女子之祥足非
也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昔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
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
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
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
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寃死是時帝已遣
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
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
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
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偏於

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為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荅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轆之後必載以為樵故

後夢憂失火也宣之叙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矣其餘效故不次列與帝未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

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常云家鷄野鴿猶尚知時况於人乎與隣比見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荅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者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舍受憎已不愛已不褒每欲以德報怨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自言知表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鄉邪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

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于時黃上有遠方及
 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現邪太守單子春雅
 有材度聞輅一貴之鶴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夫會
 賓客百餘人坐上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
 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
 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
 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直
 君四座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
 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
 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
 而卿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
 流茂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眾士互共攻
 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若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
 不行子春語眾入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
 司馬大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
 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川號之
 董父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蹇疾使輅筮
 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

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噴

噴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

恩涕泣服罪輅別傳曰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周

意便開發言難踰師於此分著下卦用思精妙占賢上
 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初無差錯莫不驚怪謂之神
 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臥語義博君
 但相語墟落處所耳至於推定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
 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博每聽
 輅語未嘗不推機悚慨自言登聞若至論之時忘我篤
 疾明闇之不相速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請輅具告
 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蹇疾不知何故試相為作卦
 知其所由若若答映者天道赦人當為吾祈福於神明
 勿有所愛兄弟俱行此為更生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
 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
 義博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
 我不得言禮也兄弟蹇來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可復
 治但願不及子孫耳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

也廣平劉奉林婦病因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
 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
 秋發動一如輅言輅別傳曰鮑子春為列人令有明思才理與輅相見曰聞君為劉奉林卜
 婦死之日何其詳妙試為論其意義輅論爻象之旨說
 變化之義若規圓矩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好譚
 易又喜分著可謂盲者欲視白黑聾者欲聽清濁輅往
 苦而無功也聽君語後自視體中真為憤憤者也輅往
 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
 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地銜筆小大
 共視須臾去之也又烏來入室中與鷲共鬪鷲死烏去
 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官舍久遠魍魎魍
 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

竈也大地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鷲鬪直老鈴下耳今
 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
 卒無患輅別傳曰基與輅共論易數日中大以為喜樂語輅言俱相聞善卜定共清論君一時異才當
 上竹帛也輅為基出卦知其無咎因謂基曰昔高宗之
 鼎非雉所鳴殷之階庭非木所生而野鳥一鳴武丁為
 高宗桑穀斷生大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為吉祥願時信
 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知神奸汙累天真時信
 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此堂西
 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
 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
 射胷腹故心中縣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
 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輅別傳曰王基即遣信都令

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牙一棺中有
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及徒骸
骨去城一十里埋之無復疾病基曰吾少好讀易玩之
已久不謂神明之數其妙如此便從輅學易推論天文
輅每開變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嘗不纖微委曲盡其
精神基曰始聞君言如何可得終以皆亂此自天授非
人力也於是燕周易絕思慮不復學卜筮之事輅鄉里
乃大原問輅君往者為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為地老
鈴下為鳥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為見於爻象出君
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昔爻象而任胃心者乎
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為小
或小為大固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
蘇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鯨為黃熊如意為
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為黔喙之類也况地者協辰巳
之位鳥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清河
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為地鳥不亦過乎

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
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

流光如燕爵者人居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彿

佯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

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為江夏太守輅別傳曰經欲使輅卜而

有疑難之言輅笑而荅之曰君備州里達人何言之鄙昔司馬季主有言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義伏

犧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

長豈直數于錢哉以此推之急務也苟道之明聖賢不讓况吾小人敢以為難彥緯斂手謝輅前言戲之耳於

是輅為作卦其言皆驗經每論輅以為得龍雲之精能養和通幽者非徒合會之才也輅又至郭

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

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

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

激中數歲女子子流血驚怖輅別傳曰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天

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為師也輅為說入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為眾鳥之商六甲為時日之端反覆譴曲出入無窮義博靜然沈思馳精數日卒無

所得義博言才不出位難以追徵於此遂止輅至安德

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

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

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

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婿輅別傳曰勃海劉長仁有

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每見難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音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

知之淺名何由以鳥鳴為語亂神明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明其賤也輅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沈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

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鵲並退伯姬將焚鳥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鳥夾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

候自然之明符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為盧聽音著在春秋斯皆

典謨之實非聖賢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也文王受命丹鳥鳴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祚何賤

之有乎夫鳴鳥之聽精在鶉火妙在入神自非斯倫猶子路之於死生也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敢之

信須臾有鳴鵲輅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

直以問輅輅曰東方當有鳥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

膠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

之候也木落於申斗建甲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

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為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為虎

虎為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來登直內鈴柱頭直

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

直果為渤海太守輅別傳曰輅又曰夫風以時動又以

一時其道不足為難王弘直亦大學問有道術者時之

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

為異若夫列宿不守眾神亂行人風橫起怒氣電飛山

崩石飛樹木摧頽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窟兆民

駭驚於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館陶令諸葛

災異刻期日然後知神思遐幽靈風可懼

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

盜宮公龜齋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頂變

依平宇堂雄雌以形趨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

倒縣門尸眾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盜窠也第三物

穀鯨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蠶齋也舉

坐驚喜輅別傳曰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

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

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詎王人著作之源又叙五

帝三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以不

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廿軍師摧勦自言吾觀

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單之十於此鳴鼓角舉雲梯

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翻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

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

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濉水無以尚

于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腹心始終

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清才

在衆人中言本聞卿作狗何意為龍輅言潛陽未變非

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

何期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既皆中景春大笑卿為我論

此卦意紆我心懷輅為開爻散理分賦形象言徵辭合

妙不可透景春及泉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
 之樂景春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克然
 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如仰觀瞻
 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散才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
 嘗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
 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輅族兄孝國居在
 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人
 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

輅別傳曰

輅又曰厚味腊毒天精幽
 及坎為棺槨允為喪車

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

當盆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
 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當此之時輅之鄰里外戶不閉
 無相偷竊者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為文學掾安平趙孔
 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

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
 使君方垂神幽數留精九臯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羽
 儀之時徽於是辟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徒
 部鉅鹿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城
 西自卦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者乃顯前
 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狸共踞城側兄弟益喜正始九
 年舉秀才輅別傳曰輅為華清河所召為北齊文學一
 時士友無不歎慕安平趙孔曜明敏有思識
 與輅有管鮑之分故從發干來就郡醫上與輅相見言
 卿腹中汪注故時死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翹
 翔吳蒼云何在此聞卿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裴
 使君才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
 注精於嚴瞿之徒也又眷吾意重能相明信者今當故
 生為卿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吾非四淵之龍安能使

白日晝陰卿若能動東風與朝雲吾志也於是遂
 至冀州見裴使君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滅於故邪孔曜
 言體中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騏驎拘繫後
 廐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天骨起風塵以
 此憔悴耳使君言騏驎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輅字
 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謂士雄仰觀天
 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季主游步
 道術開神無窮可為士英抱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
 為清河郡所錄北冀文學可為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
 流精九臯垂神幽藪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父滯高
 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持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
 時必能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裴使君聞言則慷慨曰
 何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釋人鬱悶者思還
 京師得共論道耳况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便相
 為取之莫使騏驎更為凡馬荆山反成凡石即檄召輅
 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
 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轉為鉅
 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別駕至十月舉為秀才
 輅辭裴使君使君言丁卯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
 不精也何尚書神明捷微言皆巧妙巧妙之志碎破

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
 善精其理也輅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才游形之表未
 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玄虛極幽明然
 後覽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而參爻象爻微
 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九
 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以爻輅去之
 後歲朝當有特刑大風風必摧破樹木十二月二十八
 若發於乾者必有天威不足共清譚者
 日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晏謂輅曰聞君著
 爻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
 蠅數十頭來在鼻土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
 鶡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非草
 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
 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

是

傳

十九

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良此

天中之山臣松之案相書謂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也高而不危

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

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

雷在天上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

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

旨下思尼父象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

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

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別傳曰輅為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

君論陰陽此世無變時節與晏共坐輅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

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輅請輅為卦輅既稱引鑿戒晏謝之曰知幾其神乎貴人以

為難交跪而吐其誠今人以為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輅還邑舍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

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風大

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乃服輅別傳曰舅夏

大夫問輅前見何野之日為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輅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

之妙夫野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脈不割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奉色精

爽煙浮容若稿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為風所吹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輅後因得孫裴使

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

欲以益益之木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
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
偽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
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
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
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

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
太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曹爽等誅乃覺寤云
輅別傳曰魏郡太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
自以為難之至精也輅嘗言無留滯分張交象
義皆殊妙毓即謝輅輅卜知毓生日月毓愕然曰聖人
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聰明乃爾輅言幽明同化死生

一道悠悠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以爲憂仲尼曳
杖不以爲懼緒煩著筮宜盡其意毓曰生者好事死者
惡事哀樂之分吾所不能齊且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
苞爲鄴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
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
岳可藏河海可逃況以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
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爲難苞曰欲聞
其妙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
不爲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
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禽朱不能說
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之細也言不盡意
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人體以驗之夫白
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照及其入地一灰之光不可
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畫明不如
鏡今迷日月者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
猶化况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
死亦有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立
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顯亦能幽此物之精
氣化之游魂人思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目見陰陽之
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

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溼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觀義見數不以爲異知術不以爲奇夙夜研機平原太守劉邠

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外方員五色成

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

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

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

攘軍尸流血汗染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

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以光休寵輅別傳曰故郡將劉邠字令元

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意甚喜歡自說注易向訖也輅言今明府欲勞不世之神經緯大道誠

富美之秋然輅以爲注易之急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弊之驗易之清濁延千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

明思也自旦至今聽探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

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爲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無首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乾之象象曰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別位也邠依易繫詞諸爲之理以爲注不得其要

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析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無神恐非注易之符

也輅於此爲論八卦入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論開廓衆化相連邠所解者皆以爲妙所不解者皆以爲神自

說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載磨磨寧定相得至論此才不及易不愛久勞喜承雅言如此相爲高枕偃息矣欲

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府以虛神於注易亦宜絕思於靈著靈著者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

天下吉凶用之於術則收天下毫纖纖微未可以爲易也邠曰以爲術者易之近數欲求其端耳若如來論何

事於斯留輅五日不遑恤官但其清譚邠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莊之道至於精神遐流與化周旋清若

金水鬱若山林非君侶也邠又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變怪多形使人怖恐君似當達此數者其理何由也輅

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地自然合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猶有微神徵神不真多聚凶奸以類相求魍魎成羣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汗染丘岳疆魂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女之時多有怪形也昔夏禹文明不怪於黃龍周武信時不惑於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光休寵也邠曰聽雅論為近其理每有變怪輒聞鼓角聲音或見弓劍形象夫以土山之精伯有之魂實能合會干犯明靈也邠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為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為輝曰中為光晉諸公讚曰邠本名炎犯晉太子諱改為邠位至太子僕子粹字純嘏侍中次宏字終嘏太常次漢字仲嘏光祿大夫漢清冲有貴識名亞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耽晉陵內史耽子恢字真長尹丹陽為中興名士

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

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物先說鷄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為枇耳

輅別傳曰

清河令徐季龍字開明有才機與輅相見共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以為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主若以參星為虎則谷風更為寒霜之風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為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異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以相感也況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為疑季龍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象淺弱所通者近何能測景雲而馳東風輅言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嘘吸之間煙景以集苟精氣相感懸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季龍言世有軍事則感鷄雉先鳴其道何由

復有他占惟在鷄雉而已輅言貴人有其應在天在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鷄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鷄鳴熒惑感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桓季龍言魯昭公八年有石言於晉師曠以為作事不時怨讒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理為合不輅言晉平奢恭崇飾宮室斬伐林木殘破金石民力既盡怨及山澤神痛人感二精金作金石同氣則兌為口舌口舌謂也季龍欽嘉留輅經數日輅占獵既驗季龍曰君雖神妙但不多藏物耳何能皆得之輅言吾與天地參神著龜通靈抱日月而游杳冥極變化而覽未然况茲近君尚未識謙言焉能論道夫天地者則乾坤之卦著龜者則卜筮之數日月者離坎之象變化者陰陽之爻杳冥者神化之源未然者則幽冥之先此皆周易之紀綱向僕之不謙季龍於是取十三種物欲以窮之輅射之皆中季龍乃歎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豈此之謂

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

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

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

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

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

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

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於是倪盛脩主人禮共為歡樂

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不信輅曰

夫造化之所以為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子

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

應也天昨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

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羣岳吐陰泉川激精雲漢垂

澤蛟龍含靈燁燁朱電吐咀杳冥殷殷雷聲噓吸雨灑

有自谷風六合皆同欬唾之間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
然不足為難也倪曰譚高信寡相為憂之於是使
 留韜往請府丞及清河令若夜雨者當為啖二百斤饋
 肉若不雨當住十日輅曰言念費損至日向暮了無雲
 氣眾人企望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
 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良
 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
 謂輅言謨中耳不為神也輅
 日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 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

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
 耳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
 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
 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
 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

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
 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
 當死者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
 月卒年四十八輅別傳曰既有明才遭朱陽之運于時
 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皆為設食實無貴賤候之
 以禮京城紛紛非徒歸其名勢而已然亦懷其德焉向
 不天命輅之榮華非世所測也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
 仰觀事輅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
 至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詩論足為三公無用知之也於
 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叙曰夫晉魏之士見輅
 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為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
 輅書傳惟有多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
 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二沒
 之際好奇不衰喪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
 還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
 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裴真州何郵二尚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魏志卷三十九

苗氏亦不悉中十
又云韓小亦不悉中十
舍姑益不精列土宜至州主
六事云請要銀三節林則列

魏志卷三十

晉陳壽撰

烏丸

鮮卑

東夷

夫餘
馬韓

高句麗
辰韓

東沃沮
弁辰

挹婁
倭人

濊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獫狁孔熾久矣其為中國患也秦漢以來匈奴久為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印犂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

不能為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於諸夏胡騎南侵則三
邊受敵是以屢遣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
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厨泉南
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
於漢舊然烏丸鮮卑稍更疆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
事不遑外討故得擅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
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
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又逃于蹋頓蹋頓又驍武邊
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控百蠻太祖
潛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狄懾服威振朔土

遂引烏丸之衆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
人軻比能復制御羣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
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
馬城之圍畢軌有陘北之敗青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劔
客刺之然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疆者遠遁弱者請服
由是邊陲差安漢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
矣烏丸鮮卑即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撰漢記者
已錄而載之矣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

魏書曰烏丸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
保烏丸山因以為號焉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
常處以穹廬為宅皆東向日七獵禽獸食肉飲酪以毛
毳為衣貴少賤老其性悍驕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

千餘匹馬。遂盛鈔擊匈奴。匈奴轉徙千里。遼南地空。
 建武二十五年。烏丸大人郝且等九千餘人。率眾詣關。
 對其渠帥為侯王者八十餘人。使居塞內。布列遼東屬
 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鴈門太原朔方諸
 郡界。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置校尉以領護之。遂為漢偵
 備。擊匈奴。鮮卑至永平中。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貴備種
 人。叛鮮卑。還為寇。害遼東太守祭彤。募殺志。貴遂復其
 眾。至安帝時。漁陽右北平鴈門烏丸率眾王無何等。復
 與鮮卑。匈奴合鈔。畧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大河
 何。隰行車騎將軍左右羽林五營上發緣邊七郡。農
 營兵合二萬人。擊之。匈奴降鮮卑。烏丸各還塞外。是後
 烏丸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成未。鹿為都尉。至順帝時。表
 未。鹿率將王侯。咄歸去。延等從烏丸校尉耿舉
 出塞。擊鮮卑。有功。還皆拜為率眾王。賜束帛。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眾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
 人難樓眾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
 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眾

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
 入丘力居眾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為三郡烏丸元帥。寇
 畧青徐幽冀四州。殺畧吏民。靈帝末。以劉虞為幽州牧。
 募胡斬純首。北州乃定。後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
 蹋頓。有武畧。代立。摠攝三王部眾。皆從其教。令袁紹與
 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
 之。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為單于。
 記曰。紹遣使即拜烏丸三王為單于。皆安車華蓋。羽覆
 黃屋。左肅。版文曰。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冀州牧
 阮卿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率眾王。頒下烏丸。遼西率
 眾王。蹋頓。右北平率眾王。汗盧。維。乃相慕義。遷善。款塞
 內。附北。捍。獵。狝。東。拒。滅。豹。世。守。北。障。為。百。姓。蒙。郭。雖。時
 侵。犯。王。畧。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變。改。請。之。外

夷最又聰惠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周旋
 悉乃心克有勲力於國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
 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備天慢主是以四海
 之內並舉干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裔土忿茲憂國
 茲與漢兵為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
 相隨塞路王官命命否而無焉夫有勲不賞俾勤者怠
 今遣行謁者楊林齋單于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緩
 靜部落教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慝世復爾祀位長為百
 蠻長厥有咎有不臧者泯於爾祿而喪於乃庸可不勉
 乎烏桓單于都護部眾左右單于受其節度他如故事
 後樓班大峭王率其部眾奉樓班為單于蹋頓為王然
 蹋頓多畫計策廣陽閭柔少沒烏丸鮮卑中為其種所
 歸信柔乃因鮮卑眾殺烏丸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尉
 以安北邊後袁尚敗奔蹋頓憑其勢復圖冀州會太祖
 平河北柔帥鮮卑烏丸歸附遂因以柔為校尉猶持漢

使節治廣窳如舊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
 潛軍詭道未至百餘里虜乃覺尚與蹋頓將眾逆戰於
 凡城兵馬甚盛太祖登高望虜陣柳軍未進觀其小動
 乃擊破其眾臨陣斬蹋頓首死者被野速附丸樓班烏
 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送其首其餘遺逆皆降及幽
 州并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國帥從其
 侯王大人種眾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魏
 曰景初元年秋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眾軍討遼東右
 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眾王護留葉
 昔隨袁尚奔遼西聞儉軍至率眾五千餘人降寇婁敦
 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三十餘人為王賜與
 馬給采
 各有差

鮮卑

魏書曰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

其言諸習俗與烏丸同其地東接遼水西當西城
常以季春大會作樂水上嫁女取婦髡頭飲宴其狀異
於中國者野馬羴羊端牛端牛角為云世謂之角端者
也又有貂豹麕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為名裘鮮卑自
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不與餘國爭衡未有名通
於漢而由自與烏丸相接至光武時南北單于各相攻
伐匈奴損耗而鮮卑遂盛建武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
賁率種人詣闕朝貢封於仇賁為王永平中祭彤為遼
東太守誘賂鮮卑使斬叛烏丸九欽志賁等首於是鮮卑
自徵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
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為常和帝時鮮卑大都護校
尉廩帥部眾從烏丸校尉任常擊叛者封校尉廩為率
衆王賜帝延平中鮮卑乃東入塞殺漁陽太守張顯安
帝時鮮卑大人燕荔陽入朝漢賜鮮卑王印綬赤車參
駕止烏丸校尉所治塞下通胡市築南北兩部質宮受
邑落質者二十部是後或反或降或與匈奴烏丸相攻
擊安帝末發緣邊步騎二萬餘人屯列衝要後鮮卑八
九千騎穿代郡及馬城塞入害長夏漢遣度遼將軍鄧
遵中郎將馬續出塞追破之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等

七千餘人詣遵降封烏倫為王其至鞬為侯賜采帛遵
去後其至鞬復反圍烏丸校尉於馬城度遼將軍耿种
及幽州刺史救解之其至鞬遂盛控法數萬騎數道人
塞趣五原寧朔攻匈奴南單于殺左與鞬日逐王順帝
時復入塞殺代郡太守漢遣黎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
兵屯塞下調五營等帥令教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
人助漢擊却之後烏丸校尉耿种將率眾王出塞擊鮮
卑多斬首虜於是鮮卑三萬餘落詣遼東降匈奴及北
單于遁逃後餘種十餘萬落詣遼東雜處皆自號鮮卑
兵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投鹿侯歸怪
欲殺之妻言嘗書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其口因吞
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長之投鹿侯固
不信妻乃語家令收養焉號檀石槐長大勇健智略絕
衆年十四五異部大人十賁邑鈔取其外家牛羊檀石
槐策騎追擊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由是部落畏服施
法禁曲直莫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既立乃為
庭於高柳北三百餘里彈汗山受仇水東西部大人
皆歸焉兵馬甚盛南鈔漢邊北拒丁令東却夫餘西擊
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
罔羅山川水澤鹽池甚廣漢患之相帝時使匈奴中郎

將張奐征之不克乃更遣使者齎印綬即封檀石槐為
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冠鈔滋甚乃分其地為
中東西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遼接夫餘貊為東部
二十餘邑其大人曰彌加闕機素利槐頭從右北平以
西至上谷為中部十餘邑其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
為大帥從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烏孫為西部二十餘
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日律推演宴蕩游等皆為大帥
而制屬檀石槐至靈帝時大鈔略幽并二州緣邊諸郡
無歲不被其毒嘉平六年遣護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
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鴈門塞三
道並進徑二千餘里征之檀石槐帥步眾逆擊旻等敗
走兵馬還者什一而已鮮卑眾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
食後檀石槐乃案行烏侯秦水廣袤數百里渟不流中
有魚而不能得聞汗人善捕魚於是檀石槐東擊汗國
得千餘家徙置烏侯秦水上使捕魚以助糧至于今烏
侯秦水上有汗人數百戶檀石槐年四十五死子和連
代立和連材力不及父而貪淫斷法不平眾叛者半靈
帝末年數為寇鈔攻北地北地地庶人善弩射者射中
連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小兒子魁頭代立魁頭既立後
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眾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代

立自檀石槐死後諸大人遂世相襲也 步度根既立眾稍衰弱中兄扶羅

韓亦別擁眾數萬為大人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
與軻比能等因烏丸校尉閻柔上貢獻後代郡烏丸能
臣氏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柔乾
氏等議以為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
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
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涅及部眾悉屬比能比能自
以殺歸涅父特又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文帝踐
祚由豫為烏丸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
使獻馬帝拜為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

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是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彊盛明帝卽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略吏民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如故步度根爲比能所殺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爲進退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太祖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反比能復助爲寇害太祖以鄢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文帝亦立比能爲附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奉代

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丸脩武盧等三
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
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鬪更相攻
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
騎徑進搃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瓊奴拒豫豫進討破走
之由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
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爲讐往年攻擊
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瓊奴往聞使君來即便
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
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
水草況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
聞帝帝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彊盛控弦十餘萬
騎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
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太
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部舍爲鞬所
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
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
閻志柔之弟也素爲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圍去後
幽州刺史王雄并領校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
奉貢獻至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

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并州刺史畢軌遣將軍蘇尚董弼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尚等會戰於樓煩臨陣害尚弼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為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為邊患然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太祖皆表寵以為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為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為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為王代攝其衆

書稱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蕭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此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護以摠領之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寘康居烏孫疎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而公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為其絕域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斷東夷不得通於諸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其後高句麗背叛又

遺偏師致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蕭慎之
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
諸國采其法俗小大區別各有名號可得詳紀雖夷狄
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撰次
其國別其同異以接前史之所未備焉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
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
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敞土
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性彊勇謹厚不冠鈔國
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犬使犬

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戶皆爲奴僕諸加別主四
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
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
食歌舞名曰迎鼓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
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鞞出國則尚繒繡錦罽大人加狐
狸狃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帽譯人傳辭皆跪手據地
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竊盜一責
十二男女淫婦人妬皆殺之尤增妬已殺尸之國南山
上至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
同俗其國善養牲出名馬赤玉貂狃美珠珠大者如酸

棗以弓矢刀矛為兵家家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古
之亡人作城柵皆負有似牢獄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
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
者為凶合者為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
其死夏月皆用水殺人殉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棺無槨

魏略曰其俗停喪五月以火為榮其祭亡者有生有熟喪主不欲速而他人疆之常諍引以此為節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着布面衣去環佩大體與中國相敵佛也夫餘本屬玄菟漢末公孫

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疆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尉仇台死簡位居立無適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共立麻余

牛加兄子名位居為大使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討句麗遣玄菟太守王頌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薄斂送官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麻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為王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為寶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魏略曰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

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

曰舊志又言昔北方有橐離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鷄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猪以吮嗑之徙置馬閑馬以氣嗑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度魚鼈乃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都於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以爲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宮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國

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主簿優台丞使者卓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爲夫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涓奴部爲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爲幘溝淒溝淒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涓奴部本國主今雖不爲王適統大人得稱古

雜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
雜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皁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
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皁衣先人
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
糧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羣聚
相就歌戲無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爲桴京其人
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
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
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著幘如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
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
神還於國東上祭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
評議便殺之没入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
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戶外自名
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
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俗淫男
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墓金銀財幣盡於送死
積石爲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習
戰鬪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貂句麗別種依大水
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
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貂出好弓所謂貂弓是也王莽初

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疆追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麗侯駒嚴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於駒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駒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爲下句麗當此時爲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蔡風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爲二郡害興師伐之宮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玄菟焚燒候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風輕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嘉平中伯固乞屬玄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竒小子伊夷模拔竒不肖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爲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竒怨爲兄而不得立與洎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

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拔竒遂往遼東有子留
句麗國今古雜加駁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
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滯灌奴部生子名位宮
伊夷模死立以爲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名宮生
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
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
祖故名之爲位宮位宮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景初二
年太尉司馬宜王率衆討公孫淵官遣主簿大加將數
千人助軍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其五年爲幽州刺史
毋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
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
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
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
漢武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爲四郡以
沃沮城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
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
單大領之東分治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
時沃沮亦皆爲縣漢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
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

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滅侯至今猶置功曹主簿
諸曹皆滅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
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
置其中大人為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賦
貊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為
婢妾遇之如奴僕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
種人性質直彊勇少牛馬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
禮節有似句麗 魏略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
許婿家迎之長養以為婦至成人更還
錢畢乃復還婿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
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

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為數又有瓦鑿置米
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毋丘儉討句麗王宮奔沃
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二千餘級
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
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
之夏月恒在山巖深冗中為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
乃下居村落王頎別遣追討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
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
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
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

承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穴家深九梯以多爲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御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不潔作溷在中央人圍其表居其弓長

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射人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自漢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衆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旣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爲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

淮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
數萬口燕人衛滿魑結夷服復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
鮮分其地爲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漢
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老舊自謂與
句麗同種其人性愿慤少嗜欲有廉耻不請句麗言語
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
繫銀花廣數寸以爲飾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自
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爲民後省都尉封其渠
帥爲侯今不耐濊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重山
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

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蠶桑作絲曉候
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爲寶常用七月節祭天
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相
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
寇盜作矛長三文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
其地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時
獻之臣松之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見博物志魏都賦正始六年
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麗興師
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朝貢詔更拜不耐
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

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
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
國也馬韓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綿布各有長
帥大者自名為臣智其次為邑借散在山海間無城郭
有爰襄國牟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
涿國臣濱沽國伯濟國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
古離國怒藍國月支國咎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
莫盧國卑離國占離卑國臣曩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
國監奚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兒林國駟盧

國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曰斯烏旦國一
離國不彌國支半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離國臣蘇
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來卑離國
楚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國不斯濱邪國爰
池國乾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
千家總十餘萬戶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
遣支報安邪跋支濱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其
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都尉伯長侯淮既僭
號稱王為燕亡人衛滿所攻奪魏略曰昔箕子之後朝
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為
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與兵逆擊燕以尊
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燕止之不攻後

子孫稍驕，雲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浦，汗為界。朝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不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二，往準，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縮為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溟水及縮，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三合為胡，服東，渡溟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中國言合為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以博士，賜以主封之百里。守西邊，滿誘二黨，眾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將其卡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魏略曰：其子反親韓氏，準王海中，不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與朝鮮相往來。

漢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

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谿以諫，右渠不用，東

之辰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至王莽地，皇時，廉斯鑄為辰韓，右渠帥聞樂浪王地美，人民饒樂，三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準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臣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為韓所擊，得皆斷髮為奴。積三年矣，鑄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辰鑄因將戶來來，出詣合資縣，縣言郡，郡即以鑄為譯，從芩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鑄時曉謂辰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韓萬五千，人牟韓布萬五千，匹鑄取直還郡，表鑄功義，賜冠纁，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復桓靈之末，韓濊疆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為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纁，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纁，自服印綬。

衣憤于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
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夾帶
郡崎離營時太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
死二郡遂滅韓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
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
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墓有棺無
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爲財寶或以綴
衣爲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爲珍其人性強
勇魁頭露紒如貝兵衣布袍足履革躡其國中有所
爲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健者皆鑿春皮以大繩
貫之又以丈許木鋪之通日嚙呼作力不以爲痛旣以
勸作且以爲健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羣聚歌舞飲
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
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
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
爲蘇塗立大木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
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
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
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
出細尾雞其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

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
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
下略如裸勢乘船往來市買中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
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
馬韓同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
爲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爲阿殘
東方人名我爲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爲
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

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

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邑借有已祗國
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
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
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辰彌烏邪馬國
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邪
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國弁辰瀆盧國斯
盧國優由國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
六七百家摠四五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
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爲王魏畧曰明其
爲流移之人
故爲馬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縑布乘駕
韓所制

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

魏畧曰其國作屋橫累木爲之有似牢獄也

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

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箆彈之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厭其頭欲其禍今辰韓人皆褊頭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王其人形皆大衣服絜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竣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爲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

見前人好捕魚鰓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東南陸行五
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餘
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
國百里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東行
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
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
萬餘戶南至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
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
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略載其
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

有伊邪國次有都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
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
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有
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
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
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
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
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
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
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

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紵以木縣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紵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縣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

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蠹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為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謂其持衰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柗杼豫樟椽樨投檀烏號楓香其竹篠籛桃支有薑橘椒蕘荷不知以為滋味有獼猿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為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今龜法視火坼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别人性嗜酒魏略曰其俗不知正歲四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

詩但記春耕秋收為年紀

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

三婦婦人不淫不妬忌不盜竊少爭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親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爲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

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一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

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
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
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
授汝其綬撫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
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
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
臣松之以爲地應爲絳漢文帝着皂衣謂之弋絳地絳
綈是也此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誤也絳地絳
栗蜀十張舊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荅汝所獻貢直又
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蜀五張白絹五十匹
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鈔丹各五十斤皆

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
知國家哀汝故鄣重賜汝好物也正始元年太守弓遵
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
齋詔賜金帛錦蜀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荅謝詔恩
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
生口倭錦絳青練絲衣帛布丹木附短弓矢掖邪狗等
壹拜率善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
郡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頎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
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
攻擊狀遣塞曹椽史張政等因齋詔書黃幢拜假難升

米為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步狗葬者
 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于
 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為王國中遂定政
 等以檄告喻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
 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
 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一枚異文雜錦二十四匹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遂衰
 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

哉魏畧曰西戎傳曰氏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
 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
 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氏或號白氏
 或號婁氏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

也其自相號曰蓋雅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封拜近去建
 安中與國氏王阿貴白頭氏王千萬各部落萬餘至
 十六年從馬超為亂超破之後阿貴為夏侯端所滅
 于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
 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
 也其太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廣平魏郡所守是
 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
 馬驢騾其婦人嫁時着衽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衽露
 有似中國袍皆編髮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
 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氏語其嫁娶有似於羌此蓋乃昔
 所謂西戎在於街泉源道者也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
 自有王侯在其處落間又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亦有
 萬餘落皆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貴始建武時匈
 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
 東西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郡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
 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頗有羌雜處
 田本亡奴婢故也當漢魏之際其大人有檀拓死後其
 殺大人南近在廣魏今居界有禿瑰來數反為涼州所
 殺今有劭提或降來或遁去常為西州道路患也

煌西域之南山中從熾羌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葱此羌白馬黃牛羌各有會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鄰西域諸國漢初開其道時有三十六後分為五十餘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於今有二十道從熾煌至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姑羌轉西越葱嶺經縣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并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為中道從東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東師界戊巳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畧說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絕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戎盧國并屬國渠勒國皮亢國皆并屬于賓利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夫竿國皆并屬大月氏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如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屠經曰復在

者其人也浮屠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闕疏問白疏問此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屠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畧之如此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濕暑熱其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天天竺擊服之其地東南西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素馳以戰今月氏役稅之盤越國一名漢越正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中道西行尉黎國危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者姑墨國溫宿國尉頭國皆并屬龜茲也橫中國莎車國竭石國渠沙國西夜國依耐國滿犁國億若國榆令國捐毒國休脩國名皆并屬疏勒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條支烏弋烏丸名皆持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增損前世以為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為為疆於安息更役屬之號為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為為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為為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大秦國一號犁軒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

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
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
有遲散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
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却從
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
行經之鳥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
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東西
南北數千里其王治濱側河海以石為城郭其土地有
松柏槐梓竹葦楊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有馬
騾驢駱駝桑蚕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
九巧妙其國無常主國中有一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為王
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長大平正儼中國
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
息圖其利不能得過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為
重屋旌旗擊鼓白蓋小車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
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
賊但有猛虎獅子為害行道不羣則不得過其國置小
宮一宮間相去十里其王平日之一宮聽事至日暮一
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將不

至則不議也土出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有白
者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省為決理以水晶作宮柱及
器物作弓矢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王曰且
蘭王曰賢督王曰泥復王曰于羅王其餘小王國甚多
不能一一詳之也國出細絲作金銀錢金錢一當銀錢
十有織成細布言河水羊羴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
出水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蘭絲作織成
氈氍毹氍毹罽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
也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故數與安息諸國交
市於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劍其國中出
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黃四曰白五曰黑六
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
其類陽嘉二年時疎勒王臣槃獻海西青石金帶各一
又今西域舊圖云罽賓條支諸國出琦石即次玉石也
大秦多金銀銅鐵鉛錫神龜曰馬朱髦駭雞犀瑒瑒玄
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瑪瑙南金翠爵羽翻象可持
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琥珀珊瑚赤白黑綠黃青
紺縹紅紫十種流離瑪琳琅玕水精玫瑰雄黃雌黃碧五
色玉黃白黑綠紫紅絳縹金黃驪鬘黃十種氈氍毹五
色玉黃白黑綠紫紅絳縹金縷繡雜色綾金塗布緋特

布發陸布緋持渠布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伐布
溫宿布五色桃布絳地金織帳五色十帳一微木二蘇
合狄提迷迷堯納白附子薰陸鬱金芸膠薰草木十二
種香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
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祖
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畧如此其民人戶數不能
備詳也自葱嶺西此國最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其屬
大者矣 譯談玉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鹽分水
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諸
大秦都不知里數驢分上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
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一百三十里渡海
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從思陶國直南
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百里南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
蘭復直西行之汜復國六百里南道會汜復乃西南之
賢督國且蘭汜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
珊瑚真珠且蘭汜復斯賓阿繼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
海東東各有一山皆南北行賢督王屬大秦其治東北
去汜復六百里汜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於羅三百
四十里渡海也於羅屬大秦其治在汜復東北去於羅三百
於羅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斯羅國屬安息與

大秦接也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
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
母西王母西有脩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
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 北新道
西行東至且彌國西且彌國單相國畢陸國蒲陸國烏
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王治於賴城魏賜其王壹參
雜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烏孫康居
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居北又有柳國又有
巖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
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
羈屬康居今不屬也呼得國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
東北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貂望昆國在康居
西北勝兵二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 丁令國在
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
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
里南去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
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爲此丁令即匈奴北有渾祿國有
此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祿國有
屈就國有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黎國明北海之南自
復有丁令非此烏孫之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

有馬歷國其人音聲似鴈驚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歷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其為人勇健戰也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魚豢議曰俗以爲營廷之魚不知其所在者浮游之物不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在者與其陸之短也余今泥覽外夷大秦諸國猶尚曠若發蒙矣泥夫鄒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測度乎徒眼處生師之澤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起游載獲囊以假觀但勞眺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其

志卷二十終

